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九~~十



朝散大夫充荆湖北路安撫司參議官賜緋魚袋臣徐夢莘編集

靖康中帙六十一

起靖康二年三月十七日
丁未盡二十七日丁巳

十七日丁未張邦昌令尚書省榜施行事件

三月十七日三省樞密院同奉面旨嗣位之初宜
廣推恩霈令四方道路未通致赦宥未能宣布緣
京城圍閉日久下頃事可以先次施行應在京罪
人所犯無輕重不以已未發覺常赦所不原者並
與釋放應文臣承務郎武臣承信郎以上并內臣

及致仕官並與轉官在職選人循資校尉比類施行合磨勘者仍並不隔磨勘應文武陞朝官并禁軍都虞以上父母妻未有官封者並與封叙已有官封者更與封叙亡歿未封贈者並與封贈已封叙者更與封贈祖父母在願回授者聽應禁軍正副指揮使已上各特與兒男下班祇應一名應承務郎以上服綠緋及十五年不以贓私罪並與改轉服色開封國學及別試所去年秋試得解舉首特與推恩餘並以今年八月鎖院省試應合特奏名人並與免試內曾經六舉人已上到省人與補

登仕郎五舉人與補京府助教四舉上州文學三舉下州文學兩舉諸路州助教錫慶院試中在學不係在學生免廷試推恩人諸路解到武藝合校人等並照元降指揮分等參酌推恩應命官徐名追降官員及勒停終身不齒放歸田里人等及永不收叙人並與叙元官落職人與復舊職令刑部檢舉奏聞應停降諸色人等未曾叙用者並與特叙元職名其永不收人依此已次遷補候有關收補應配軍因閉圍未出京人候開門日配沙門島並配鄰州見分配在京重役處者仰刑部疾速具

元犯取旨放令逐便應逃亡軍人及潰散人兵除
依累降指揮招集出首外尚慮有未出首人可特
展一月首身其存恤等事並依已降指揮應係官
司欠負不以色名貫百並與蠲免其私債元無利
息者限一年外許理索諸軍緣借請之類見剋請
受者並特除放耆老並賜粟帛令戶部支給價錢
官私房錢不以貫百並放三月出糶米麥雜豆以
濟貧民雖已降指揮減價尚慮民間不易可令更
與減價出糶仍約束逐場人民擁併仰戶部踏逐
應有係官木植及空閑屋漆置賣場以濟細民無

致阻滯掩骼王政所先當草昧圍城之中不忍視
其橫逆應亡歿貧民仰開封府量給官錢充葬送
之費應細民疾病貧乏無藥者令開封府疾速措
置差官分定坊巷就門俵散官藥諸軍疾病合給
官藥緣多事之際給散不時仰軍馬司體度速支
官錢廣行合藥俵散其諸軍差發到軍兵保甲等
有疾病者令所轄官司依在京軍營法醫治應伎
術人等并家屬取赴軍前者所拋下財產其有分
人許經開封府自陳驗給付應寺院宮觀有隔下
發放等恩澤各令自陳所屬保明申禮部限三日

給降度牒應特旨還俗僧道特與依舊為僧道令
開封府出給公據應禁宮觀寺尼女冠令所屬取
問願歸俗者聽從便應行法令典章百司事務職
任一切並依舊內有於民不便者臺省寺監條具
以聞仍許諸色人經鼓院奏陳當議參詳更定以
從民欲牒奉勅如前宜榜南河曉示各令知委牒
至准勅故牒

十八日戊申徐秉哲權領樞密院莫儔權領中書省
吳玠權同領尚書省

十九日己酉征催稍緩

邦昌遣國子祭酒撫諭太學諸生

遺史曰邦昌命董道撫諭諸生慰勞備至巡齋宣
布邦昌之意蓋自圍閉諸生困於壘監多有疾病
迨春尤甚日死不下數十人者邦昌具知乃用撫
諭之使又命選醫官十人於諸齋日逐看候人人
給藥餌之資由是諸生感悅故泣血等諸書太學
諸生所記其間不為無邦昌收拭其事者邦昌蓋
欲收士譽雖曰無意於神器吾不信也學校疾疫
無甚於今年自春夏至此亡者二百餘人初在學
者七百餘人今歿故已三分之一矣

泣血錄曰初日就齋蔡延世夢金甲神人在太學前箕踞而坐顧左右百餘人取鋏往東方一人問曰此何爲者神人曰欲葬太學之士復問曰其數幾何神人曰幾半中有一人被髮朱目取水而北喫曰得吾水者可以免死既覺汗流浹背太學之士七百人物故者三之一病疫發腫者往往以黑豆湯取効服者立愈其方以黑豆二合炒香熟甘草二寸炒黃色以水一盞時服之疑神人呪水之異也

翟興入西京斬河南尹高世由

遺史曰初京城失守金人以前知澤州高世由請于朝廷使爲河南尹以蕭慶領萬騎佐之婁宿字董衝散勤王之師也前軍統制翟興者河南人探知地利間世由之怠出其不意與族弟進提步卒數百卷甲夜趨潛入洛陽擒世由斬之

二十日庚戌邦昌以謝克家權吏部尚書邵溥權戶部尚書周懿文權開封府尹王琮權吏部侍郎石令問鴻臚丞

二十一日辛亥所解發醫官技藝人復有入城者是日有醫官入城蓋二酋給假令歸收買藥餌雜

物醫者於籠上揭榜云太子元帥府祇候醫官某
人行李國相元帥府祇應某人行李

二十二日壬子邦昌以邵溥差兼提舉京城所陳永
道依舊都水使者

御札付王時雍徐秉哲

上自軍中批御札付王時雍徐秉哲云社稷山河
素爲大臣所誤今日使我父子離散追念痛心悔
恨何及見以治行闕少厨中所用什物煩於左藏
庫支錢三千貫收買津遣至此非晚成行請勉事
新君無念舊主某上王徐二公

二十三日癸丑邦昌與二酋書乞還馮解郭仲荀等
書曰比膺詔冊獲撫邦封載惟草創之初方賴臣
鄰之助顧群臣之全闕致庶務之悉隳徒以菲材
託於人上何以仰承殊渥外救多虞若涉洪川罔
知攸濟茲昌陳於危懇蓋深恃於眷私所冀垂矜
必蒙賜可切以左丞馮解國之老成管軍郭仲荀
衆所推謹儻還職任俾贊時難必能繫於多士之
心有以副萬夫之望此外臣僚等或因扈從前帝
或緣差在軍前如台意欲留之人乞下恩慈遣還
則庸疎之質旣得助於衆賢報稱之衷敢忘懷於

大惠尚祈英鑒俯亮愚誠金人得書遂遣左丞馮
澥簽書樞密院事曹輔太常少卿汪藻禮部侍郎
譚世勳中書舍人孫覲及徐天民蘇餘慶郭仲荀
沈晦黃夏卿等還

邦昌與二酋書乞免括金銀

書曰某聞之先聖云何以守位曰仁何以理財曰
義人君之於天下惟以百姓為本百姓之不存則
社稷無以固其重人君不能保其尊又况創業造
始之君唯務施德布惠取天下之心然後作為事
業固其根本由漢唐以來率由此道後世子孫終

必賴之皆百代不易之理也某材質庸謬道義無
聞仰荷大金皇帝天造洪恩遽令軍民官吏推戴
冊命昇以南土使主斯民永為屏翰以事大國方
夙夜祇懼無以報稱思臨士民坐視困苦莫之持
救痛傷肺肝殞身無門今見京城百姓自前來皇
帝朝已曾根括金銀數次雖有藏匿官吏搜索悉
皆罄盡今又蒙元帥科降數目浩大難以克足雖
軍前遣人搜檢亦無所得百姓熒熒憂疾餓死者
日以萬計復懼根刮金銀數不能足重念大金皇
帝以邦昌主斯民而從政之初民心離散怨謗交

興邦昌恐以此主國必致傾仆惟元帥慈恩洪博
智燭高明曲招物情俯加矜恤止絕再降金銀數
目庶使億兆生靈保全性命不陷顛危邦昌所圖
竊冀其安仰副大金皇帝建立藩屏之意邦昌不
任哀懇惶懼之至金人得書遣二使入城齎到元
帥府書云自本所取金帛皆是犒賞軍兵之所急
用雖不能足數亦且期大半今楚國肇造本固則
安慮因廟括之急重困斯民已議捐止

張邦昌令尚書省榜備坐金國元帥府書免括金銀
并表段

先是軍前復索金銀將元科五百萬錠於在京百
姓隨坊巷均科一貧民家合納金五錠銀五十兩
表段二百尺限五日要足如不足先殺根括官以
次後洗城官吏知民無有各出一小榜於其門上
貼之旦夕驚憂知其必死邦昌乃令光祿卿王琮
作書親詣元帥求免得報已議捐止令出榜曉諭
尚書省榜今月二十三日承大金元帥府書云云
二十三日奉面旨令開封府多出文榜曉諭民間
各令知悉牒奉勅如前宜榜南河各令知悉牒至
准故牒

又榜奉面旨應文武被旨差權職事並令尚書省出
劄子請給恩數依正官法非被旨兼舊職者並罷周
珣黃中美致仕

二十四日甲寅邦昌以書謝二首還馮懈免金銀等
書曰比馳柔翰昌貢忱誠冀還文武之官庶裨中
外之任載惟僭率深負兢惶豈意台慈曲垂鑒照
馮懈郭仲荀二員既蒙矜允曹輔譚世勳以下悉
已獲歸仰荷恩隆實出望外至於親加訓誡俾虔
臣節之修俯念孤危允賴臣工之助以至金帛犒
賞之數實軍前急用之資蒙深軫於疲羸遂獲紓

於廟於廟枯興言肇造之本賜以固安之圖豈唯億姓
之生靈盡歸元造茲為萬世之大惠曷報鴻私罄
筆舌以難周銘肝心而莫致今差吏部侍郎王琮
恭詣帳前伸謝仰惟英謀俯鑒卑悃

金人遣路允迪沈晦及官吏僧道百姓數千人入城
先是元年二月間幹离不在城下講和朝廷遣路
允迪割河東地使于粘罕膝粘罕副之金人方國
太原又分兵破威勝軍隆德府至高平與允迪等
會遂俱還太原時太原奉密詔城守堅甚諸道援
兵繼進金人割地不効留允迪等一行于雲中至

是京城已破乃自雲中取允迪同沈晦等放還城中晦與允迪相先後奉使者於是茂實被留不遣茂實兄禔通判代州已降虜矣金人素重茂實乃寘茂實於代州又自京師取其弟華實使兄弟同處以慰其意

從事郎胡杞令改合入官差權司農丞考功虞蕃致仕二十五日乙卯邦昌令馮澥曹輔並仍舊職朱宗權刑部郎官師尹權太府少卿王及之權都水使者陳永道別與差遣葉份權左司郎官李健權右司郎官禮部尚書領中書省事李回乞罷權尚書以祕殿舊

班暫領省事依

邦昌書至軍前欲乘大軍未退修城池備冠軍前有關報已諾修城之請且詢工役當自備或為欲軍前為修

兵馬大元帥府劄子下東平府會合諸路人馬前去京城

據西道總管王大資三月初九日狀及至西京外宗正事文字稱准求興軍路安撫使范左丞回報并沿邊四路帥臣各率兵馬已在陝府及稱水陸並進復西京河陽又據武經大夫張憲狀統領人

馬見在宿州及翁中丞向發運各領人馬亦已到
彼契勘昨爲被奉詔書再通和及准曹樞密公文
令兵馬止在近京駐劄不得輕舉徒誤國事遂分
屯勤王人兵各令在附近駐劄按甲不動以俟金
人退回領兵入覲今來已是累月金人未回不住
劫掠中外隔絕君父命令不通不知京城次第深
慮賊詐難以全信除先累次行下審度進兵外今
四方兵馬雲集勤王戰士各懷忠憤賊衆渡河兵
勢減少合乘機會四面並進掃除虜寇共立大功
仰選擇精銳忠義人兵多作頭項連珠相繼遞相

策應審觀形勢迤邐前進兼契勘見在賊兵多是
輕騎宜常令牌槍在前遮蔽神臂弓弩以防奔衝
伏藏馬軍以備追逐務在同心一體更相應援共
除國難以成忠義本志同受不次之賞宣總司已
添張憲頭下人馬分兵留守自可足東南道都總
管趙延康翁中丞向發運並與宣總司附近宜相
關會犄角前進張觀察下已據統制丁宣贊申乞
先領兵前進合更審問本官差別頭項兵馬相繼
策應宗元帥元到南華縣至故陽鎮與興仁府地
里相等合約日並進令聲援相接陝西五路及王

資政既來收復河陽係在京城西北金人歸路尤
爲要便當府除已劄下知濱州董誼知永靜軍王
澈各統領人兵前去濮州駐劄關會逐處集兵前
去京城去訖今仰東平府照會仍批請口食三日
附帶前去右劄付知東平府安撫盧待制准此
二十六日丙辰軍前傳元帥台令諸軍二十八日下
城以檄書數百道付邦昌傳諭四方

其檄云十三人鼓舞登城百萬師號呼請命選郎
官爲四方密諭使開封府募人齎偽詔榜開封府
今月二十六日午時承尚書省劄子內降蕭太師

送到文字劄會各州府下客人前來如隨處客人
雜送仍要每路下客人亦早發遣前來以憑四散
告諭奉中旨令開封府契勘有無逐處客旅爲散
漫在民間即日未便見數右劄付開封府契勘上
件州軍如各無本州軍客人止將本路人日下據
數劄劄發遣前去不得住滯仍具已起發逐處人
數申尚書省續准劄子勘會已降指揮令開封府
劄劄指揮等路州軍客人四散告諭竊慮客人不
知因依別致驚疑須議指揮右劄付本府火急分
明出榜曉諭召募客人因便賫詔書前去告諭即

不得張皇事勢一槩勾呼接便搔擾仍具已依應
施行文狀申尚書省准此京西路鄧均隨唐蔡鄭
金郟房滑汝州順昌襄陽河南淮寧穎昌府信陽
永安軍京東路青沂萊密登維淄徐濟拱單濮州
東平襲慶興仁府南京淮陽利國軍萊蕪監陝西
路洮御名熙樂丹秦號陝耀鳳同鞏階醴環坊會涇
商華源原岷隴成蘭廊寧州京兆延安慶陽清平
西寧鳳翔府鎮戎懷德定邊保安定遠積石西安
順德軍司竹太平監河北東路大名開德府恩濱
棣德博滄北清州永靜軍淮南路滁揚楚亳真宿

光濠泰泗通海廬舒和蘄黃州壽春府高郵連水
無爲陸安軍右出榜北市張掛曉示前項客人限
三日如有因便願齎詔前去告諭之人即立便前
來赴府出頭各令知委

江淮發運司據亳州申有京師遣快行家往廬州發
運判官向子諲牒知廬州馮詢提舉鹽香范仲拘縻
關防

牒曰訪聞張邦昌受金人僞命已有人詣濟州大
元帥府陳述上件事迹契勘本官家屬母與子皆
在廬州須至先有行遣牒候到請照會將本應官

于親屬密切關防無得漏落及有疎虞候大元帥
府指揮仍選委有心力忠實官幹當須別以事為
名目庶不張皇漏泄搖動人心有害國事亦具此
因依牒知廬州都鈐馮大卿去訖更請同共議事
仍親書已如何施行公文回示今牒提舉淮西鹽
香范禮部靖康二年三月二十六日牒仍具申元
帥府乞更賜行下本州嚴行關防

二十七日丁巳城外火城中人望外四面火光亘天
傳聞金人焚燒寨柵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八十六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八十七

靖康中帙六十二

起靖康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戊午盡二十九日己未

二十八日戊午邦昌詣南薰門遙辭 二帝

是日邦昌偕天子儀衛法駕縞素詣南薰門設香
案率百官士庶望軍前遙辭 二聖邦昌慟哭百
官軍民其間有號絕不能起者太學生皆拜哭
金人兵下城

有南兵至咸平軍前使來問欲盡殺為復要招安
可將赦書來張急遣申彥臣以宣贊舍人賫手書

往大略告東道總管以不得已及重兵離散且當
退守之意申彥臣還云金人以鐵騎三千送至咸
平以南七十里不見我師而還

金人前軍起行

大元帥以便宜除汪伯彥顯謨閣侍制充大元帥
府填陳康伯不赴闕黃潛善副元帥填汪伯彥遷
起闕耿延禧樞密直學士董耘徽猷閣直學士高
世則遙郡承宣使潛厚祕閣修撰楊淵王起之秦
百祥直祕閣

金人送鄭太后家屬入城

靖康遺錄曰是日有蕃使送鄭太后家屬入城其
蕃使至省說云二十七日粘罕請上皇相見

上皇乘轎子至寨門下轎着紫道服戴逍遙巾趨
而入至幕次粘罕出迎入帳中坐良久上皇起

白粘罕云老夫得罪合當北遷但帝姬下嫁者敢
乞留荷大惠也粘罕不荅有頃鄭皇后自外至啓
粘罕云臣妾得罪自合從上皇北遷但臣妾家
屬不預朝事敢乞留下粘罕點頭許之至今日果
送太后家屬入城蕃使又笑云太后善言辭進退
有法容止雅麗故元帥許其請

粘罕遣交割京城

宣和錄曰邦昌以邵溥提舉修繕京城四壁是日交割外城賊既不能下南京乃自寧陵而上盡偽置官屬安撫士民至是悉驅而北合屋焚燹殆盡東至柳子西至西京南至漢上北至河朔皆被其毒墳塚無大小啓掘略遍都縣爲之一空京城被圍半年至是斗米二千斗麥二千四百羊肉一斤七千猪肉一斤四千驢肉一斤二千五百魚亦如之醬一斤五百油一斤一千八百他物稱是細民賴官賣柴米稍能給然餓殍不可勝數人多苦脚

氣被疾者不旬浹即死疾自者即瞽蔬菜絕少前此虜人據城擷採而食尚餘枯枝劉彥宗遣人諭王時雍大軍起行且在河北駐軍如有事急飛騎來報便發兵來

張邦昌與二酋書求還孫傳張叔夜秦檜三人

書曰比瀝懇誠仰干恩造丐舊臣之復職蒙英亮而遣還已荷隆私尚餘至悃伏念撫封之始尤先盡節之褒庶靖國人以彰名數孫傳張叔夜秦檜緣請存於趙氏遂留寘於軍中既知徇義於前朝必能悉心於今日恭惟上國方廟諱宏圖以忠孝而

勵群臣以信誼而開鴻業宜蒙寬貸使獲旋歸式
昭全度之仁垂副愚衷之願其如度扣局寃敷宣
金人回書曰早承懿喻願還舊臣以謂馮懈國之
老成郭仲荀衆所推謹此外臣察如外欲留之人
乞下遣還之令其已放歸者係裨贊時政式有未
還者俱欲留

闕一字

仰冀照知無煩理會

偽楚錄曰書皆邦昌親筆二首見書大怒謂取三
人者豈欲復講前日之事耶於是面詰再三且云
今若縱兵非無名然亦駐兵不遠當觀釁而動張
懼不能吞

金人與邦昌書減銀絹

書曰會驗宋時除依遼國舊例歲物銀絹五十萬
足納錢一百萬貫物以代燕地所出今若依例輸
納且念地有分割民有彫弊特免錢一百萬貫減
放銀絹二十萬疋兩只議納三十萬疋兩銀絹各
半其數依舊例交割布此悃悵冀爲亮察邦昌荅
書曰重勤書誨祇荷矜慈惟前朝之所輸准定數
而有舊俯念土地割列之後方當人民彫瘵之餘
曲賜軫憐務從蠲減除特免錢一百萬貫外減放
銀絹二十萬疋兩每年只議納三十萬疋兩銀絹

各半其數一依舊例交割所蒙指諭悉已遵奉其
於感戴之心難盡敷陳之素仰惟聰察深亮惴惴
二十九日己未張邦昌詣軍前餞別二首

邦昌服赭袍張紅蓋乘馬出南薰門餞別二首及
午而返連日之出所過設香案起居並如常儀從
行者即王時雍徐秉哲吳玠莫儔輩也士庶旁觀
者無不感愴

遺史曰邦昌自僭偽位屢至南薰門服赭袍張紅
蓋乘馬執紅絲鞭法駕儀仗皆不備唯駕頭前導
初出一兩次不舉駕頭以後漸舉駕頭聲亦漸高

出南薰門見粘罕斡离不叙別至午刻而還

金人留僕射何奩樞密孫傳簽書張叔夜舉家北遷

何奩字文縝仙井監人天姿俊異善屬文政和五
年進士第一人及第名動一時除館職京畿提舉
學事尚書主客外郎擢右史遷左史召試中書舍
人王黼獨持國柄有爭進者譖之黼怒出奩守潼
川未行 太上皇帝擢爲御史中丞第一章論士
俗頗中時弊皆陳黼黨所爲其論士俗章曰竊惟
陛下昭至德建太平躬堯舜之用心急親賢之爲
務見一善改容而禮之取一長加意以成之或繇

尺夫起下僚遂享好爵而都顯位可謂於卿士大夫無負矣其忠純慤直廉茂介潔之士進以其道取由其義誠不敢忘 陛下厚恩而犇競附麗曷沒亡耻之人常與常類並居傷化失俗或在于此比年以來苟合取容阿黨相比爲私門之惠忘國家之恩貪進務得變詐百出託身之初腹心盡布謂之納忠被用之始先加約束謂之受記前出某氏之門一不滿意又轉而之他則謂之投換陰與之合而陽背之以陷害異已使至不測謂之擺蹤或輸誠死黨自明不欺則有捐親戚之好而發其

私書或託爲耳目媒孽所憎則有伺記朋舊語言緣飾增加而傳之短卷通姦利行貨財則有往來其間者營私家給子弟則有甘其役辱者爲士夫大而失節喪誼一至于此蓋其說爲曰徇私之効速於奉公附下之利過於事上凡國家之治忽生民之利病若不相關然一旦有緩急取而用之寧負朝廷不負已知豈不上傷陰陽之和下隳萬事之緒哉臣聞百僚師師重華致治多士濟濟文王以寧蓋人臣和肅於下則人主尊安於上今以陛下之聖智誠明斷而早正之辨是非別邪正收

權寵破朋淫以崇至化而揀失俗則雖前古帝王之盛何足進焉臣愚不知治道唯陛下留神財幸黼益怒不閱月以坐蘇氏師黨曲學奏罷除待制宮祠靖康初復召爲中丞改翰林學士拜尚書右丞中書侍郎時議京畿守備稟建議四道總帥重其權事得專達吏得廢置兵得誅賞財得移用規畫甚善即詔行之屬已迫盛秋措手無及然大名睢陽皆能保守亦其効也是年冬金虜再犯京城詔百官卿大夫供議狀于廷主和議與戰議論不一稟力主戰議旋遷門下侍郎夜夢武夫挾弓

矢入門射中其僕會當拜相奏陳乞改太宰少宰仍舊爲僕射翰林學士吳玠正仲當制建白僕射之名不經願循漢制改爲左右丞相上深以爲然中批以問稟稟欲實夢遂沮其說明日降制拜右僕射城陷和議兩詣虜營議和從駕幸青城粘罕以稟主戰議從二帝北狩張邦昌以書懇取不允天下恨之在虜營題絕句云念念通前劫依依返舊菟人生會有死遺恨滿乾坤少問詩於韓子蒼同在掖垣相與商確文章日進識者謂其才藻宜在兩禁恨柄用之太早况當變故之際也兄

棠字文植弟渠字文度皆好學能詩以才知名後
秦檜自虜中來言棗死矣

林泉野記曰何棗字文縝仙井監人政和五年登
進士第一人有詩名靖康初爲左丞金人之入寇
也或請和又來侵是冬盛兵河東復遣王芮來聘
且觀虛實棗建議誅之唐恪耿南仲不從芮還果
召粘罕犯闕范宗尹請割三關以獻虜棗止嚴守
備以待之王芮復至請割黃河爲界唐恪欲許之
棗以爲不可罷爲資政殿學士提舉醴泉觀俄而
恪乞罷乃拜棗尚書右僕射前一夕夢朝服而立

一人彎弓射中幞頭棗驚覺次日遂大拜然虜已
逼城棗但堅守禦而已虜使又來棗叱而留之促
諸路兵入援子無至者及城陷棗與張叔夜領兵
欲復奪城竟不能 上欲奪圍出幸江南棗諫止

曰京城近畿金人布滿車駕南行必不得脫 陛
下出城賊必燒宗廟戮生靈矣 上乃止虜召棗
至寨粘罕問曰勸宋主與我戰者豈非汝耶棗曰
然粘罕曰汝有何學術與我戰耶棗曰無學術但
爲國爲民耳粘罕曰我欲縱兵洗汝城如何棗從
容曰縱兵洗城元帥一時之威也愛民施德元帥

之恩也粘罕大悟乃戢兵棗北遷終不屈於虜秦
檜自虜中還力稱其忠遙加觀文殿大學士且訪
其子孫云何棗初拜中丞王以寧上書曰竊惟閣
下以雄詞大筆取天下之豪傑以充烈疏亮中立
不倚自結當宁一人之知抗章請郡足未出關明
日禁中出片紙御宸翰留公爲中執法天意特達
豈徒然哉殆欲聞天下之言也人主不得聞天下
之言則天下之事去矣一旦慨然而悟赫然而斷
惕然有憂天下之心則治亂安危成敗之機如反
覆手此豈非天下之大慶乎閣下盍亦正心誠意

求天下之事以裨聖主之聰明鳳鳴朝陽士類幸
甚方今天下有甚可憂者五請爲閣下略言之盜
賊充斥一可憂姦雄跋扈二可憂夏人陸梁三可
憂契丹復振四可憂金國旅拒五可憂河北山東
之盜少者數百多者數千白晝橫行掠人婦女剽
人貲彥巡尉不敢抗縣鎮不能守滋蔓浸淫未見
消除之漸使皆庸人野夫其志不過於避徭役獵
衣食脫寒餓何足憂哉萬一其間有虎勇如項籍
雄鷲如李密輩起而憑之則樂禍之徒雲集颺至
此愚之所憂者一也郭藥師者遼東一小羗爾左

右賣國見利斯動豈復知有名義者封崇之哉培
之羽翼已成頭角已露燕民之心竭取而後已常
勝之兵日增而不休爭養義兒陰蓄死士貪賴亡
耻之流樂爲之肘腋其志不在范陽節度使大則
爲侯景安祿山小則爲田承嗣爲王武俊之所爲
吾之所以備豫未見其策此愚之所憂者二也起
金肅軍西行直雲武者夏人保此叢爾之地猶能
與上國爭衡今浮梁以東勝州之沃壤金國取之
以遺夏人此孫權借荊州以闔曹氏之意也夏人
得勝州其可遂已乎假以歲月食飽馬肥控弦南

來其志欲得李克用之所據劉繼元之所巢而後
滿閣下試圖將帥孰可以付此愚之所憂者三也
契丹雖失國種落不下十萬蹒跚乎松漠陰山之
下其心未嘗一日忘漢也雲中之民王靈弗加歸
漢之心似或中變使耶律延禧置膽於坐少洪天
輔之風不忘其亡則雲中之衆填然躍而附之太
康以一旅復舊物雖非所及而城濮之役楚司馬
尚在吾獨無憂哉此愚之所憂者四也以阿骨怛
之勃興吳乞買之保聚粘罕之機籌加以漢人如
白公旦楊樸之流相與輔相之緩則邀我金幣貪

憚無厭急則驚我邊圉戰守無人燕山歲計已不
翅一契丹女真之錫予復過一契丹餓虎之喙何
時而足耶此愚之所憂者五也蓋亦知所以消憂
之道乎清心省事一言而足矣蓋清心省事則吾
民之衣食足衣食足則盜賊消盜賊消則國勢強
國勢強則姦雄息姦雄息則夷狄畏懷太平無象
之福與天下共之豈不樂哉議者以謂燕雲旣歸
中國遂可寢兵此腐儒之談爾吾知汲汲清心省
事果斷而力行之則橫賦暴斂不足吾百姓下有
吾之所以後除起而計之平州之張覺勇而善守

宜州之韓慶民沉毅而有謀雲中之蘇京媯歸之
二三大姓吾遣一介之使慰安其心使爲前掎後
角旁衝直擣之援燕山之民田可以爲屯田燕山
之丁壯可以爲弓箭手常勝之兵可以分隸諸將
則藥師蕭然一降虜爾循理則拊之跋扈則誅之
尚何憂哉夏人陸梁則當謹河東之疆圉契丹復
振則當懷雲中之舊民金國之勢目前初若強盛
豈有連兵累年政在權貴再世而無事者加以漢
人之無賴者非心悅而誠歸之豈無讒慝發於君
臣父子之間遲以數年女真復爲數部落矣此五

者初固甚可憂聖上今日赫然獨斷慨然力行則反手之間轉憂為樂此又係於閣下之一言爾閣下朱顏綠髮年未四十黑頭三公何慮不作名義至重願自厚愛僕有數談又有大於前所云者交淺言深今未可也願閣下無負聖主特達留公之意天下幸甚

孫傳字伯野兗州人元符三年登進士第靖康中累擢兵部尚書金人犯京師除簽書樞密院京城守禦使金人攻城兩月極力隨機以禦之及城陷民亂傳與張叔夜以兵來彈壓定之

上往粘罕

寨傳除京城留守及金人變議傳上書乞復立上不許又乞立皇太子或燕越王又不許又乞立趙氏一人又不許傳詣南薰門拜泣請存趙氏粘罕取詣軍中迫令供狀立異姓屢欲誅之傳終不從請死而已乃領傳北去世稱其忠建炎初遙加觀文殿學士終以不屈卒於金國年五十一

靖康小雅曰靖康元年冬金人兩軍會於京師樞密聶昌出使虜中公遂遷知院事方賊之急攻京師也公親當矢石閱月未嘗少休城旣不可守上將幸虜寨命公居守十一月二十七日夜上

以御寶付公公用生縑爲囊繫之肘間親加撫循
迄上歸城中帖然明年正月 上再出又申前
命且使兼太子太傅以保護東宮乘輿久不歸公
屢具書極陳利病鐫諭二首請大駕還宮不報二
月六日吳玠莫儔自賊中携廢立書來中外震駭
公大慟久之曰吾唯知吾君仁聖可帝中國苟立
異姓吾當死之又數請再立 上明日賊大闢南
薰門鐵騎極望闔門而陳且索 太上皇皇后諸
王妃公主獨留中宮太子不遣密謀欲以黃金五
千兩使人匿太子於民間無當之者太子出隨至
軍前自是公之死生不可得而知也嗚呼求生逃
死人之常情也方靖康之末禍變如此同時大臣
如唐恪曹輔王時雍呂好問吳玠莫儔徐秉哲邵
溥謝克家孫覲汪藻胡交修詹義李會李熙靖李
擢之徒或失節求存或叛爲賊用或乘勢爲姦利
或託疾病而不出或緘默坐視公獨視一死猶涕
唾虜未嘗欲公出義不負 上付託之重誓以死
衛太子又欲見二酋復立趙氏亦可謂卓爾不群
我宋忠純之臣也艱難以來所未之見可以垂範
播美於無窮矣詩曰巍巍孫公忠烈俱偉受天大

任淵淳山峙謀謨密宥帝所眷倚付以留鑰又託
以子二首逆天甘赴萬死國家德澤周及遠邇罹
茲禍變孰奮而起公節不渝獨負大美若神人然
衆所仰止視偷生徒奄奄如鬼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八十七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八十八

靖康中帙六十三

起靖康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巳未盡其日

張叔夜字嵇仲開封人侍中徐國公耆之後也通
經史善屬文習兵法於詩詠有文武大材初爲武
職內侍馮浩高其材每薦之叔夜亦上兵策及宮
詞百篇上喜之換文資累遷太常少卿賜同進
士出身擢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宣和初浩以諫賜
死臣寮又言叔夜乃親黨也降三官罷之後起知
海州破群盜宋江有功宣和末京東大盜四起擢

叔夜知濟南府與京東制置使梁方平協謀屢平
巨寇靖康初召赴闕除南道大總管兼知鄧州後
粘罕攻京城詔起四方援兵叔夜同其子伯奮仲
熊率兵一萬三千而來與大金戰京西大小十八
陣皆破之遂至京城與金人戰殺傷相當再戰攻
之禽首領三十餘詔加延康殿學士內外兵馬都
總管移軍入京叔夜言請因金人營壘未全率諸
軍將擊之其敗可必上不從軍卒郭京聚兵欲
以左道破賊上幸京城加叔夜延康殿學士叔
夜上言恐郭京狂率敗事俄除簽書樞密院提舉

京城四壁子承直郎伯奮仲熊特改合入官

上幸京城見護龍河填盡憂之叔夜曰臣願率衆
出城以計劫之徒守空城則天下事去矣

上堅不從叔夜乞罷簽書樞密院止帶南道總管
領南道兵不允叔夜召諸將議事皆不至叔夜意
沮及金人登城叔夜兵潰斬之不能禁再同何桌
以奇兵八百領統制張仲剛等與金人戰南薰門
下欲復奪城不能上及金人廢立叔夜與孫傳上
書乞復立之不許又乞立皇太子及燕越王又不
許又乞立趙氏一人又不許叔夜傳詣南薰門下

拜泣請存趙氏粘罕取詣軍中曰孫傳不立異姓
已爲我殺公年老大家族繁盛豈可與傳同死耶
可供狀立異姓叔夜曰累世荷國厚恩誓與國家
俱存亡實不願立異姓迫之數四叔夜終不從請
死而已乃引叔夜并其子仲熊北去建炎初遙加
觀文殿學士卒以不屈死于金國年六十三累贈
少師謚忠文賜廟于信州

靖康小雅曰公諱叔夜靖康元年謀知金人師且
再舉太原真定相繼爲賊所陷始詔天下帥守各
以其兵入赴國難十一月日賊至近畿諸道之師

未有至者公時守鄧州遂以官軍及民兵萬六千
人至都城之南營於戴樓門外時金人稍以兵薄
城公屢擊走之

上爲親幸南城登譙樓慰喻公

且除公簽書樞密院自城上以毳文金帶賜之金
人既大集乃命公移師入門京師失守 上再幸
賊中既乖和議虜使吳玠莫儔連日入趣立異姓
王時雍已下會議祕書省皆請立張邦昌公獨抗
疏力言不可有告公恐貽金人之怒者公不聽既
而胡人索公出赴軍前遂留不遣嗚呼大臣事君
不當爾耶死生之間人之所難而能不避鼎鑊以

全大節此社稷之衛也詩曰金人剽悍一歲再至
公提郡兵疾驅入衛虜將易姓公秉大義獨敢抗
言必復趙氏欲扶曰馭力掃氛翳身拘名張忠烈
振世

張叔夜家傳一乞都關中權暫駐蹕襄陽府劄子
契勘長安關中之地歷代所以成王業捨此而下
皆去中原浸遠名爲遷都其實偏霸今襄陽漢江
回環西南有萬山三關之險尚可號令中原去關
陝京東河北不遠然地步不廣深恐不足以容萬
乘置百司若或事從簡省將城盡行展套建立樓

櫓姑取其關中路近旁通巴蜀權暫駐蹕聚糧益
兵力加營繕亦足以建都徐爲入關之計以東西
二京爲別都留兵以衛陵寢次則荆南地勢平廣
居民繁富今先具襄陽地圖所有荆南形勝如聖
慈有意行幸即別具圖進呈次開具自京至襄陽
府驛程契勘自京至襄陽府驛程下項京至延嘉
鎮四十五里延嘉鎮至尉氏縣四十五里尉氏縣
至許田鎮七十五里許田鎮至穎昌府四十五里
穎昌府至穎橋鎮四十五里穎橋鎮至襄城縣三
十六里襄城縣至汝墳鎮四十五里汝墳鎮至葉

縣四十五里葉縣至新寨鎮三十六里新寨鎮至
方城縣四十五里方城縣至許村九十里許村至
青臺五十里青臺至唐州五十里唐州至胡陽縣
六十里胡陽縣至崔村六十里崔村至八疊七十
里八疊至襄陽五十里又乞遷都劄子契勘遷都
必詳講究一道山川險阻戰守利害以備非常臣
近知鄧州是時見京洛士人避寇多來襄鄧猶恐
虜騎至潁昌等處臣子細詢問及稽考地形自潁
昌而南唐州方城縣最為諸路會口井邑亦甚繁
富汝州魯山縣三鷓路亦進軍馬今既欲都襄陽

即方城恐當升為郡魯山亦當為路口兩頭置立
關戍以備虜騎南嚮其襄陽之西四柳等關雖路
險不通兵車然去陝府六百餘里亦合嚴立戍守
取進止又臣昨領本道兵至京蒙 陛下獎擢然
三道與西兵迄不至臣孤軍無毫髮功臣至之初
得對便殿首陳遷都關中之策蒙 陛下面諭令
臣力主此議後來臣屢次開陳及近進暫駐蹕襄
陽圖狀若 陛下不以臣為不才候門開日令臣
前去置司襄陽府密行措置候見次第臣以本道
兵前來奉迎鑾輿取進止又乞權暫駐蹕襄陽府

畫一狀一乞以南京留守總制京西江湖淮瀾京
西諸路軍馬漕運等事為名其印記備用大祀司
印一營繕南京城池宮闕及百司諸軍營壘並乞
仍舊有官舍及寺觀量加增葺其材植於出產處
委監司州郡疾速依本司所立限應副一乞將襄
陽鄧唐汝州守臣別行選任其通判幕職官知縣
乞從守臣銓擇如見任人不能辦事或闕官去處
並聽辟置仍乞添置轉運使二員專切應辦驛頓
及移用應副本京錢糧本司乞置參議官四員並
從朝廷差人依奏使條例施行諱廟當公事官八員

管諱廟及書寫機密文字各壹員乞從本司辟奏隨
本人資序支破添支驛券請給人從其餘如所屬
路分官兵有不職或闕官去處恐奏請中覆不及
欲乞臨事先次差閑慢處見任或待闕官抵替奏
取指揮差注一錢糧欲乞將上供一半之數截撥
於襄陽府交納京西路諸司錢糧權許專一應副
驛頓等支用稅賦許行支移即不得過自來地里
之數一方城池當衝會正係控扼去處欲乞改縣
為軍選差知軍等官屯兵北扼胡馬要津一襄陽
既為別郡屯駐軍馬增修城壁乞添差路分兵馬

總管一員一乞給降度牒五百道校尉副尉帖各
三百道許依本價召人情願承買或用承信迪功
郎告各一百道給入中錢糧木植等激勸勤力之
人一身分及官屬人從當直人見有元帶來本道
軍民兵及京西第一第七將見在城內人欲乞盡
數將帶前去候到元差發州縣旋發遣如或少闕
沿路量行差人馬轉替前去所費即日官屬人從
更不得與京師差撥一太廟社稷欲乞繪圖前去
一乞差土功都壕寨官二員土瓦都料大小木作
頭各五人一宮闕直乞以應天府規制如倉猝應

辦不及即隨宜修建一乞候出京日便於道路合
置頓處儲積羊畜錢物所到即應副具次第聞奏
小貼子臣伏覩襄陽府地據荆楚上游欲乞降勅
改作南京所有宮室依面得旨隨宜營繕取進旨
太廟社稷兩宮原廟諸王主第兩省都堂祕書省
學士院尚書史院九寺三監御史臺府廨大理寺
二府官告院內尚書省九寺三監文案官吏自管
押或先或後餘以次發所有車乘本道自發遣前
來臣將來臨行抽差作匠等前去候到繪圖進呈
所有畫一續具奏稟其錢糧據所用務遵儉約徑

去次又叙戰勤王及勸都關中以病乞致仕宮觀
劄子臣本無技能徒以片文隻字誤歷華近逮出
守海壩會劇賊猝至偶遣兵捕斬賊勢挫刃相與
出降蒙恩進秩其後濟南群盜蜂起朝廷猶錄微
効於宮祠中擢知濟南賊稍平移青州正月中金
人寇京師詔發兵入援臣等奏乞兵與諸將追擊
胡騎及席蓋到青臣代還至都時虜騎已渡河被
差知鄧州四道建帥去冬准御札令不候兵集領
見兵勤王臣自鄧至京凡十四驛道路轉戰十一
月朝京師蒙陛下初擢延康殿學士繼除資政

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臣自初到累奏乞出戰會
三道兵未至到伺候兵集而三道兵終不至城已
失守無毫髮功初至之日勸陛下遷都關中繼
蒙聖訓駐蹕襄陽令臣經畫臣愚實欲自効而痼
疾速發步履艱棘恐不足以當遣使欲乞聖恩
察臣非敢避事實緣疾病特許臣守本官致仕或
在外宮觀差遣又叙諸將不肯出兵城破被創猶
戰自効劄子臣比者領兵至都荷陛下所以獎
激之眷過厚遂使僥冒以至今日退念臣初至之
日嘗欲速戰妄意乘其營壘未就以輕兵迎擊諸

將或以爲不可逮虜寨旣成致城外或自決水或自縱火更無戰場登城守禦諸將環視號令不一卒至不守臣身自被創是夜猶領張仲剛等兵戰南薰門下臣男以南道兵戰安上門上是時諸將皆先臣下城接戰之際無一人至者戰罷與陳過庭俱入禁中明日越王鄆王欲戰戰於曹門外陛下使臣與二王俱出臣未及領所統兵而二王自將衛兵已出門矣不敢以身從僅能追及旣兵非臣部曲無由節其進退遂無毫髮之効中間奏乞罷內外總管尋得旨令彈壓候師退限十日

結局今內外彈壓雖無可虞盜賊然不足言勞伏望候師退日重賜黜責以示無功之罰少慰僉議又辯利在速戰及累奏郭京狂率敗衄劄子臣比者領兵至都荷陛下獎激遂使僥冒至此退念臣之初至當時京城甲馬自盛而招集烏合之衆其勢可暫難久臣以謂乘其營壘未就欲引兵迎擊屢具奏陳以謂利在速戰蒙陛下加獎訓以臣狂妄戒太銳令候三道及西兵到於正月間舉兵恐輕動如姚平仲之失其後三道兵與西兵不至而城已失守臣自上城身被創猶召集張仲

剛等兵戰南薰門下臣男伯奮以南道兵戰安上
門上會城上守禦人皆先臣下城城上東西面無
一人把截接戰之際亦無人應援然殺傷太當中
間車駕出郊得旨令於舊城內外彈壓後來乞罷
外總管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候師退限十日結
局今內外彈壓偶無可虞盜賊然深懼師言以謂
臣前此不肯出兵及郭京之敗多由臣不合令出
城勘會郭京出兵臣累奏慮其狂率敗衄今日孤
外之迹伏乞睿慈特賜主張取進止又申金人元
帥狀契勘累具申乞存立趙氏之後今奉令旨令

立見今爲首管事之人緣本官非衆所推勘會昨
承於初七日奉令旨如無可推戴令具申元帥府
管依元帥府推戴狀申今來欲乞檢會累申從元
帥府於嗣子或於趙氏支屬內擇立一人所貴恩
歸元帥府求爲藩輔而趙氏宗廟尚得血食謹具
狀申元帥府伏候台令

金人又留中丞秦檜侍郎司馬朴不遣或以言語或
以廢立事亦舉家北遷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八十九

靖康中帙六十四

起靖康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巳未盡四月四日癸亥

是日 太上皇帝 淵聖皇帝變輿北狩

曹勛北狩聞見錄曰靖康二年二月初七日晨起

上皇在藥珠殿進素 緣城破遷入延福宮 報李石周矧吳玠

莫儔來奏事即引對石奏曰皇帝令起居 上皇

緣金人堅欲 上皇出郊前已得辭今又請到南

薰門做舍拜表乞 皇帝歸若表到寨中 皇帝

便可歸內金人意欲成本朝一段懇請亦無他意

又密奏曰得旨奏爹爹娘娘請便來不可緩恐失
事機上皇沉吟曰軍前別無變動否卿無隱也
朕爵祿卿等至此無以小利誤朕大事苟有他
變我亦擘畫恐徒死無益石奏曰儻或不實甘受
萬死上皇曰朝廷既不令我南去又圍城時壘
警不令知以至於此今日之事妄舉足則不是卿
無隱石曰不敢亂奏宗即令中使請顯肅皇后
已到拱辰門外辨被復厨檐欲邀請上皇同行
后已入語移刻宗即索道服欲出姜堯臣等進曰
雖云邀請只在門裏第恐虜情詐偽不測更宜聖

裁此足似不可移宗曰適皇后在禁中得官家語
令暫到門首端的如此不去不得內人與近侍皆
號哭上皇曰縱或有非意亦知此事終在若以
我為質得官家歸保宗社亦無所辭第恨我揖遜
如禮退處道宮朝廷政事並不與聞惟一聽命未
曾犯分自處若此獲報乃爾有愧昔人多矣顧左
右皆泣相從又取常御佩刀令丁孚佩之乃乘輿
肩輿皇后出延福宮由晨暉門而出至南薰門忽
兩扉俱啓宗曰此必番使見迓方欲西就做舍忽
導從圍掩車輿出門上皇頓足輿中曰事果變

矣呼丁孚取佩刀而孚至門以爲金人搜去至東御園門有番使來傳二帥起居云到寨食罷相見揭簾端視久之番使乃昔常奉使本朝者申初到南郊齋宮止於大王位從者皆攔於西城門外並不許隨從後三日惟呼姜堯臣徐中立丁孚并勛左右虜呼爲祗候人也 上皇到郊宮虜遣蕭慶王芮來奏取向日張覺投降本朝并覺張緘首處分一宗文字 上皇曰當日張覺投降兩國初未有不受之約又元係大遼故臣遂納覺不疑繼得山西軍前移文要斬即斬首以獻不謂上國以爲

釁今城破國亡禍變及此尚何文字之有况已嘗移文上國死亡一切惟命不必以此爲目也虜唯唯自後更不復來取金人凡有計議只在上御前奏稟隔數日一遣人起居 上皇到寨中餘日自製劄子一通與國相云某頃以海上之盟謂歡好可以萬世雖嘗招收張覺繼蒙湏索令戮以爲報意罪不至甚而大兵踵來乃指爲釁某即避罪南去歸後塊處道官恬養魂魄未嘗干預朝政而姦臣伺隙離間父子雖大兵南來亦不相關報致煩天討宿申臨城至城破時始知三關敗約所致蓋

嗣子不能奉承大國之約某亦有失義方之訓事
遽至此咎將誰執尚有血誠所回洪聽某願以身
代嗣子遠朝闕庭却令男某等乞一廣南煙瘴小
郡以奉祖宗遺祀終其天年某即分廿斧鉞一聽
大國之命誠迫意切顛待台令劄子去後二日有
番使來云承示文字但三關之盟初不恁地止說
子孫不紹社稷傾危雖承劄子却不敢背元約

上皇又自製表起即位及遜位允宮禁深密朝廷
政事之失一一剖析深夜焚之是夕上皇夢與
皇太后同入宣德門布塞甚肅如常時覺來猶聞

其餘音至晚令報皇太后知三月初七日聞邦昌
僭位上皇曰邦昌若是以死節則社稷增重今
戶君之位尤且庶幾但所繫至重者既立異姓則
吾事決矣因泣下霑襟明日臣下有進詩以寬聖
意者曰伊尹定歸商社稷霍光終作漢臣鄰上
皇且讀且罵曰待其歸商與漢則吾已在龍荒之
北矣不達事機有如此者啓行有期虜人送金銀
三千兩并衣着各二萬火燎頭籠二副皆入殿供
設物先是三月二十九日有語分路去上皇同
二太子由河北路上同國相由河東路約會為

燕京是日 上欲肅王同行肅王堅辭曰去歲奉

旨出使不曾避免久違膝下雖得生還而家破國

亡死日甚近所幸却拜父母乞且留侍下泣請甚

確方得免去復以祁玉從行以肅王虜情 上皇

率 今上二后諸王望拜城中辭違宗廟 上皇

伏地氣塞不能起景王掖起之六宮無長大皆哭

聲震泰禋門動虜說 日色慘翳風聲如號哭兩時

方止是晚報來日啓程 今上同皇后太子來拜

違泣下別去自爾不復相見景王自到郊宮日侍

上皇衣不解帶仍常食素至臨行時鬚鬢皆白四

初一日絕早分路轉城北去至劉家寺東寨內約

飯 上皇初見二太子又要皇后已下妃嬪諸王

帝姬皆出見席地坐定遣王芮譯奏曰自古聖賢

之君無過堯舜猶有揖遜歸于有德歷代革運底

事想 上皇心下默會得本國比收契丹所得嬪

妃兒女盡分配諸軍充賞以 上皇昔有海上之

德甚厚今盡令兒女相隨服色官職一皆如故因

勸酒曰事有遠近但且放心必有快活時 上皇

致謝曰當日為兄弟今日為虜囚豈非運數尚賴

太上保佑全活千口近嘗求嗣子遠朝闕庭望為

主張太子曰上畔未肯 上皇曰兩朝主盟惟某
獲罪非將相之過實某罪在天故請以一身少荅
天譴願不及他人太子曰此意甚好於是酒五行
太子面請王婉容位帝姬與粘罕次子作婦許之
飯罷歸寨自此不相見但日送鷄兔魚肉酒果
上皇謝以病在車中無心飯食願早承來旨燕王
途中以乏食薨背斂以馬槽猶露雙足就寨焚化
上皇令本位將骨殖就寨地埋瘞曰且是中原免
為異鄉鬼也夫人堅欲携行亦不能却 上皇致
奠靈位伏其骨哀甚曰吾行且相及時執兵虜亦

在旁泣下路中二太子請 上皇看圍場飯後遣

馬并紫傘來迎同行獵以馬背附所得鷄兔忽少

駐有二人在馬首立太子指曰此 上皇故臣郭

藥師張令徽令參二人皆再拜令徽即退藥師獨

扣馬跪奏曰念臣昔與 上皇為君臣向在燕京

死戰數回力不能勝遂歸金國有負 上皇恩德

言訖淚下又再拜 上皇宣諭曰天時人事理合

如此但當日欠一死節藥師退太子曰藥師黥忠

於南朝 上皇曰藥師豢養過厚而未嘗收功以

其効順而彌縫之卒貽大禍太子曰此人不忠於

北朝則必不忠於南朝 上皇曰是初 二聖既
出京城管於郊宮大王位虜排長木爲障障外有
兵每數步一竅容人看外外亦窺內虜日以肉米
麵與內人相博易間語曰南家有兵到某處矣又
曰南家提兵數十萬在河北每金人車馬過河即
奪去大軍所以未敢離此語訖即睨目如金人旁
來色若有畏而不敢留者人述以奏兩宮皆喜爲
不日救至又數易倚墻器械即用郊禮畫木槍復
有病人如傷中包裹卧於墻下云西面有錢相公
兵四十萬漸近刀槍將去陣上強壯人皆往迎敵

會天大風喬貴妃亟製絳羅袍備緩急兵至即以
衣上爲出奔之計每數十日又作他語一新柵中
觀聽臨行尤傳兵至相尾然了無來者後乃知賊
故欲緩衆心虜計多此類 上皇北狩日乘平日
宮人所乘朱牛車五頭兩虜牽駕不通華語次
顯肅皇后次厨傳及本殿一行內人車伏次諸王
帝姬妃嬪閣分內人不限次叙車行八百六十餘
量 蔡儻北狩行錄曰丁未二月七日 太上初
出青城翌日作發願文一章齋沐書寫密行焚奏
祈天請命宣諭景王祀日適來密辭罪已損壽以

全趙氏自登位之後過失甚多敢不自陳恐回天
譴杞頓首稱贊軍前已議北遷令姜堯臣書寫劄
目投達粘罕國相其目曰某素慕山林謝事罷政
之後止管教門公事某之罪失固不可逃責念茲
神御道遠遷異國欲乞東南一郡以享祖宗血食
不勝大願三月二十八日起發邢趙之間皇子元
帥幹离不請觀打圍契丹舊臣郭藥師張令徽初
以天祚出奔上表請歸本朝許之爵以袞衣之貴
錫以金珠之優使鎮山後一旦大金兵至投戈乞
命至是遣出令拜 太上藥師曰昔日君臣敢不

盡禮前日之降力所不加乞赦臣罪 上曰天時
如此非公之罪何赦之有藥師等慚而退

泣血錄曰是日傳聞 太上皇在二太子軍中

上在粘罕軍中 上戴青氈笠乘馬侍衛百人後
有監軍隨之亦有從行猪羊十數自鄭門而北每
過一城角掩面號泣燕王越王止得一牛車餘宗
室徒行不能行者驅之使前

靖康遺錄曰 二帝之行也不得相見分爲四處
上皇與泗景肅諸王 上與燕越二王及皇太子
大長帝姬從鄭皇后帝姬諸王從朱皇后諸駙馬

別爲一處以鐵騎驅擁而去

大元帥得黃潛善所遣李宗報到京城事劄下河南北府郡山寨措置指揮

先是 大元帥駐濟州多日寂不聞京城事黃潛善在曹州募人能入圍城者有重賞南華小吏李宗自云能往潛善厚賂其家且許以官爵遣之宗旁京城故令驅虜入寨爲給薪水迤邐近城寨得上城送飯益習熟即與城內人語墜錢下博買針線等又與城內人熟攔無人時投身下城內爲邏者所得以與權領三省王時雍宗具言潛善遣來

狀時雍告以虜人抑立張邦昌事且補宗承信即宗不敢受乞身歸時雍縱遣之宗復於南薰門作荷檐人出因得竄走復求驅虜寨入迤邐得去宗至曹州見潛善并出京城印賣推戴權立邦昌文字一紙虜人偽詔一紙邦昌榜示赦文一紙邦昌迎立孟太后書一紙潛善趨帥府呈 王王讀之洒淚墮涕語幕府僚屬曰狂虜尋釁肆貪陷我京城邀我 二帝暨諸太子親王近臣質于虜寨恐將挾以北遷須急速劄下河南北諸府郡應官民之兵及河北諸山寨諸頭項上豪民兵併力把截

隨所居地分差得力人探金人渡河回歸之日或把河斷橋或據險設伏或迎擊於其前或追襲於其後當府當親領大軍前去策應効死解難迎還二帝并馳檄宗澤仰督促河南北諸府郡及河東河北山寨水寨諸頭項義士首領火急依應今來指揮施行初潛善引李宗見上高世則欲引李宗語潛善隨之李宗後不知所在或云爲潛善所殺或者謂潛善得王時雍書不知何等語懼李宗告人故殺之

大元帥府收侯章以搖扇軍情斬之

初李宗報到京城禍變事侯章先得之倡言於外軍民聞之洶洶不安且險語迫王勸急爲渡江計請自留募兵送獄根究搜檢到丁順所與章左袵戰袍磕頂頭巾遂斬之軍民憤疾爭裂屍首絲擘其肉而食之人情大定

勤王兵宿遷縣桃源鎮土兵王嗣反于沂州莊子城先是有詔起京東土兵弓手盡勤王宿遷縣土兵弓手以縣尉崔某部曲會合諸縣兵至沂州莊子城有王嗣者取緋紙數十幅剪作數百片行于土兵弓手之行間各散一片且呼曰貼在頭巾額上

擺齣隊伍士兵弓手皆接其緋紙置于頭巾之額
無一不從遂倡令縱掠莊子城中崔某以弓手五
人走投沂州告曰士兵弓手反矣

四月一日庚申朔金人兵去絕

先是金人連數夜焚燒寨柵紅焰亘天三軍下城
鼓樂奏歌而去邦昌委范瓊交割城池分撥兵衛
當關閉守如故是日民間聞虜兵既空恍若再生
竟登城觀看者蟻集鱗次悵望鑿輿爲之悲痛

邦昌以陳仲權太僕卿陳求道權太僕少卿路允迪
轉五官除觀文殿學士佑神觀使請給恩數等並依

見任執政官條例施行簽書樞密院事曹輔乞官祠
不允

二日辛酉邦昌手書遣使臣撫諭四方

偽楚錄曰書曰海內承平垂二百載生民樂業豈
復知兵迺者姦臣首開邊難大金再舉奄及都畿
城守不堅 二聖遷北中原之大逾月無君子適
以還車橫見推逼旣自殘而弗獲乃忍死以救民
言念生靈係心宸極道路阻音郵之達吏民無詔
令之承想其憔悴之憂同此危亡之急儻不深求
於民瘼豈能宏濟於時難宜爾撫循用紓湮阨庶

亟臻於寧謐以終究於遠圖

邦昌遣使臣齋尚書省劄子往詣東平興仁府牒濟
濟州尋訪 大元帥所在其劄子無年號但書四月
日王時雍押 邦昌遣人詣范訥錢蓋趙野范致虛
翁彥國劉光世議事

黎確使趙野陳戩使翁彥國汪湘使劉光世黎確
乃趙野之門生也陳戩乃翁彥國之甥婿也汪湘
乃劉光世之門生也李健乞使翁彥國為彥國所
囚又有一大使臣去南京為朱勝非所囚以邦昌
書繳申 大元帥府初金人欲行未行之間邦昌

為左右眩惑有異初心繼獲發運司所遣探事人
借補迪功郎吳樞王時雍薦引上殿見邦昌陳獻
利害且言在外兵數乞遣官止之言語頗涉不順
邦昌遂授以文林郎乃用其謀分遣各人親戚黎
確等詣諸軍

邦昌以手書與翁彥國

書曰國家之變千古未聞昧陋所遭可謂奇禍誠
以保存廟社拯救生靈使京城免於焚蕩以濟遠
圖其心明於皎日今幸虜騎已退道路可通即遣
使東州具伸夙志想在端朝必諒此心今差李左

司齋手書具道曲折惟中外相與戮力共濟艱難
迄成康功以永丕祚是所望於公也初夏薄暑軍
務良勞未會晤間更惟尚謹邦昌上聞

邦昌以手書與翁彥國封皮云付翁彥國其中乃
云上端朝中丞

范訥軍屯雍丘王淵為前鋒是晚先遣三十騎至城
下即遣人齋絹二十疋就門外勞之仍宣三騎以入
大元帥草檄行下郡邑

大元帥集府聚議念京城圍閉朝廷命令久不通
四方失系望姦宄乘時妄作群臣建言布檄四方

以定人心乃命耿延禧草檄書耿南仲汪伯彥黃
潛善同共參訂呈定本命藍珪刊行之

邦昌以徽猷閣待制提舉醴泉觀權直學士院詹乂
罷直學士院權直學士院中書舍人孫覲令日下供職
三日壬戌邦昌置修城司

遺史曰金人既退乃置修城司以侍郎邵溥都大
總領其事辟官屬各有員四壁用工修飭樓櫓
邦昌命范瓊領兵出城搜空

遺史曰范瓊出城搜空得金人遺棄寶貨表段米
麩猪羊等不可勝計又有遺棄老幼病廢及婦女

等至是並遷入城

四日癸亥邦昌肆赦

遺史曰赦文曰天下承平幾二百載百姓樂業豈復知兵姦臣首結邊難招致禍變城守不堅致嗣君皇帝越在郊野予以還歸橫見推逼有堯舜之揖廟無湯武之干戈四方之廣弗通者半年京城之大無君者三月從宜康濟庶拯危難應手書到日罪無輕重並與釋放第一項差官省視園陵第二項諸州天慶天寧依舊行香第三項諸州軍守臣各令兵至近甸保守無虞義同有功起發勤王

兵仰却於元來處分也第四項存恤諸處宗室餘並依前赦

靖康遺錄曰初四日邦昌下赦云宋家遭陽九之

厄二帝北遷蒙塵萬里予適以使還強見推立

既自裁而弗獲乃忍死而救民言念生靈係心宸極道路阻郵傳之間遠近乖向往之誠宜敷德音用罄寰宇可大赦天下云云其中一項云諸道勤王人兵當國家危急不能進援京師失守乃欲偷安雖無誠節亦已勤勞宜各歸本貫別候中旨秦湛回天錄曰或勸邦昌肆赦呂好問曰赦書日

行五里百令四城之外並是番人欲赦他誰況公
權攝當俟復辟邦昌曰俚語錢大王肆赦恐入李
王世界呂公曰錢氏猶有數州之地五代之時非
素有君臣之分今日豈可比錢氏耶邦昌以爲然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八十九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九十

靖康中帙六十五

起靖康二年四月四日
癸亥盡五日甲子

邦昌集百官赴文德殿宣示上宋太后手書

書曰余世受宋恩身相前帝每欲捨生而取義唯
期尊主以庇民豈圖禍變之非常以至君臣之易
位旣重罹於羅網實難適於刀繩外逼大國兵火
之威內拯黎元塗炭之命顧難施於面目徒自悼
於夙宵杵臼之存趙孤惟初心之有在契丹之立
晉祖考殊跡以自明載惟本朝開創之圖首議西

宮尊崇之禮號同母后國繫周朝茲惟臣子之至
恭以示邦家之大順肆稽成憲爰舉徽章共惟
哲宗元祐皇后徽柔懿恭聰明睿智天作之合早
媿德於 泰陵王假有家夙母儀於方夏端著紫
庭之範具彰彤管之聲雖嘗御瑤華崇道之居亦
既奉欽聖還宮之詔久棲神於靖館積系望於綿
區今 二帝已遷三川方震匪仰伸於欽奉則曷
副於儀刑是用端誠于心消日之吉祇伏私庭之
次恭陳舊國之儀揭示號以正名開別宮而移御
幅員時乂庶臻康濟之期京邑既安更介靈長之
祉宜上尊號曰宋太后御延福宮令有司擇日奉
冊寶其應于典禮合行事件令禮部疾速施行
天下勤王之師有至近境

午刻開封府榜云范尚書趙資政領兵在南京先
遣統制官王淵議事仰城中不得驚擾江淮發運
判官向子諲遣將官王儀等統勤王之師到城下
邦昌命范瓊以酒食等犒軍引王儀上殿面賜袍
帶進官令諭子諲勤王第一功當有峻擢既退王
時雍復以絹三十疋錢二十千犒王儀儀併以偽
告俱詣發運司繳納

右司宋齊愈吏部陳磷司勳劉定禮部胡懋立乞致
仕不允 殿中侍御史黎確右文殿修撰宋彥通差
往南京廟諱當公事日下出門 侍御史胡舜陟上張
邦昌劄子乞正名位

劄子曰臣以固陋謬當言責而又昔蒙收錄受恩
良厚輒効愚衷仰報萬一今日之言篤於愛上

陛下亮臣區區必不加罪若小人自為身謀必欲
置臣重辟臣亦甘受不辭臣竊覩陛下正位宏遠
非出本心外迫金人兵革之威內念黎元塗炭之
苦良不獲已總覽權綱自踐祚以來謙虛畏抑命

令起居不敢侔於至尊故自士大夫以至閭閻僮
僕翕然稱頌皆知陛下忠義之心堅如金石不肯
朝北面而事人夕南面而亡之也此有以知陛下
處富貴崇高聊以從權非固執以為已有也今大
金已及其國而君臣之大義安可一日而廢陛下
之高明洞達釋然去位且不為難第恐姦言熒惑
聰聽謂大金為可恃謂天位不可失謂自古有亡
必有興此皆小人輕慮淺謀但顧目前之利四海
豈有一夫不心懷趙氏者自 二帝播遷人皆泣
血但恨敵國勢強力莫能回所以興滅繼絕報本

反始天下正有望於陛下若奮發英斷斥去姦言
使趙氏之已亡而存此伊尹周公盛德之事名與
天壤不朽慶流子孫無窮若曲徇小人言頓失君
臣之義則中原干戈相尋無已生靈屠戮何有噫
類陛下不得已而登大寶豈復使之若是耶今四
方勤王之師雲蒸集比為趙氏而來豈有從吾號
令閉門拒之有同兒戲伏望即降指揮正其名位
請 元祐皇后垂簾聽政於內陛下以太宰治事
於外特遣大臣往迎 康王明以此事播告將士
孰不欣然悅服此實天下之盛福陛下卓越之殊

勲萬世一時者也伏望採擇狂愚而加意焉

四日癸亥門下侍郎耿南仲等上表勸進于大元帥

門下侍郎耿南仲元帥汪伯彥副元帥黃潛差參

議官耿延禧董耘高世則幹辦官楊淵玉起之秦

百祥隨軍轉運使梁揚祖黃潛厚都統制楊惟忠

五軍統制張俊以下將士上議勸進再拜言曰金

人不道邀去 二聖鑾輿北狩天未厭宋必將有

主主宋祀者非 大王而誰 大王聰明英勇

上皇之皇嗣 少帝之介弟天命已兆人心實歸

應天順人宜適機會天命不可以久滯人心不可

以強違萬機不可以暫曠願 大王即皇帝位以
定天下上以慰 祖宗在天之靈次以慰 二聖
南望之意然後號令天下回戈滅虜以迎還 二
聖為宋中興之主天下幸甚又伏地慟哭再拜進
曰 二聖北狩邦昌僭竊天下無主群心皇皇大
王不蚤為之圖後時有悔願 大王以宗廟社稷
為念速繼大統先正尊位乃議奉迎生靈延頸以
望願 大王幸聽俯狗群情臣南仲率群臣昧死
上言俯伏再拜 上避席嗚咽掩面流涕辭遜不
受三軍呼萬歲聲震天下動色日光明耀在廷之

臣流涕又拜悲喜交集 上傳旨請退群臣乃退
會諸路表至南仲等再進言曰 二聖北狩 大
王今欲北徑奉迎鑾輿此 大王孝悌已足以昭
假神明何舉不利天下幸甚然邦昌僭位號于京
師姦雄眈眈事未歸一願少湏之先了此一段大
事然後回戈北征邦昌身為宰輔受國厚恩豈遽
忘德第恐迫不得已權宜免禍而為之 大王若
蚤為之計彼必拱手反正其或後時久假而不歸
矣使邦昌久假而不歸則群克如蝟毛而起矣潛
善又曰只如邦昌初豈敢便望作宰相既得作相

便胡批亂判安然爲之恐遂做此不可不慮願
大王催促諸頭項人馬會合於京城下張大軍聲
彼自膽落寶玉有歸或苟逆天叛理宋德在人
也深卿士大夫諸軍百姓亦不爲使大王可以不
煩伐鼓只消傳檄京城軍民一呼胥畔邦昌面縛
以獻而歸璽大王大王於是北征奉璽以迎還
二聖似未爲晚投機之會間不容穢惟大王蚤
圖之楊惟忠張俊及五軍統制將佐等亦進曰北
征乃將帥事願大王即皇帝位且先理會張邦
昌大事惟忠等身膏草野圖報大王又會硬探

鄭安回報金人四月一日盡起離京城二聖六
宮盡皆北駕張邦昌僞立稱大楚皇帝京城今繕
治事禦以捍勤之師南仲伯彥潛善延禧耘世則
以下因又啓曰南仲等所陳屢矣獨有天人相與
之際朕兆已久未嘗略舉願畢其說蓋聞自古帝
王之興必有受命之符故白魚潛躍武王作周亦
伏顯符光武興漢大王奉使陛辭之日皇帝賜
方排玉帶有大事聖語被受大元帥建府之命
有賜袍異夢皇帝即位紀元曰靖康其後大
王未嘗封靖也而京師之人及四方申陳或曰靖

王或曰 康王迨 皇帝之北遷人始悟曰靖字
從立從十二月乃 皇帝立十有二月而 康王
建師紀年二字實兆今日飛山亭一牌有連三箭
之祥 大上皇萬里有即真二字詔黃河之度則
陰未凝而凍忽合濟州之瑞則紅火見而火德符
二命章章著聞周之武王漢之光武何以過此
大王其可久稽天命乎其可久拂人情乎古人有
言曰違天不祥願 大王亟即帝位上當天心下
塞人望

批荅

醜虜肆毒踐我土地陵我京邑遷我 二帝移我
神器四海罔戴喁喁延首二三大臣暨諸將佐與
夫諸路帥守以天下群情交章勸進吾以父兄痛
心疾首未知措身之地豈敢偃然受天下歸往之
請猥當隆極勉徇衆志以荅天下之休廢以奉迎
二聖恢復中原此吾誠心天寶臨之公等世受國
恩同遭厄會忠貫日月精感神明實賴遠謀共濟
禍難

五日甲子張邦昌迎奉 元祐皇后自私第入居延
福宮

張叔夜迎入瑤華仙師狀臣昨奉以瑤華宮仙師所居方今日夕番入下城作過乞遷入城裏宮觀庶免不測之虞得旨令差人防護入延寧宮仙師即隆祐太今月十八日瑤華宮仙師般入延寧宮臣尋差幹當官馮子耆楊大任使臣毛建管押人兵前去汭路防護於申時入延寧宮訖謹具奏知

別錄云 太后先居瑤華宮號華陽教主玉清妙靜仙師道名冲真城破迎入延寧宮二月二十八日保康門裏瓦子汭燒街西延寧宮時 太后急就天漢橋南遇仙店門垂簾幕以避移居觀音院

西私第

靖康後錄曰 元祐皇后居瑤華宮近二十餘年緣金人破城移入舊城延寧宮延寧宮火自東瓦子經五樓歸私第是時 太后脫身都人亦不知其無姜故金人獨遺

記聞曰初日三中旨令開封府差察事人遍尋元祐皇后去處聞先在延寧宮因二月間遺火燒却本宮歸在觀音院前孟大夫家至是迎入

江淮發運司統制傅亮領兵到京城下
傅亮率兵在陳蔡間聞金人退遂至京城

北道總管宣撫使統制官王淵領兵到京城下

先是王淵同劉詒出平定軍遼州路應援太原太原陷淵軍趙州金人犯闕淵隨北道總管趙野宣撫司范訥屯于南京金人圍京師也屢犯南京淵遣統制韓世忠及楊進戰敗之金人北歸訥及野遣淵先詣京師至是有榜云范宣撫趙資政領兵在南京先遣統制官王淵到闕議事仰城中不得驚擾淵既到屯于通津門外大元帥檄劄下諸處勤王人馬京城下會合聽候指揮不得先入

甲子幕府群僚侍王王曰邦昌迫僭位號已累日使邦昌今日不知遜避則國人皆得而誅之使邦昌知逆順第恐金人留兵助之則如之何又憂諸道兵至不知北征是國止以討賊為名人人爭先入城屠戮吾民以邀功利為之惻怛乃命伯彥等草檄劄下副元帥宗澤宣撫司范訥趙野經制使翁彥國西道副總管孫昭遠東道副總管朱勝非南道副總管高公純陝西制置使錢蓋京兆府帥臣范致虛鄜延路帥臣張深副總管劉光世熙河路帥臣王倚還路帥臣王似知淮寧府趙子崧發

運判官方孟卿向子諲等仰各火急部領所統人馬前來京城下會合聽候 大元帥王旨指揮進發奉迎 二聖即不得擅發一人一騎先入京城以討賊為名寅緣劫掠殺戮無辜致誤國事并契勘張邦昌家屬見在淮東寄居仰向子諲行下所屬州縣嚴為防守應副所湏不管少致走透亦不得輒有虐害

大元帥與諸副元帥總管宗澤趙子崧等書

遺史曰書曰初夏漸熱伏惟總御師徒勤勞國事台候多福某去歲使賊營中道輟行携不過千人

閏月被命帥師始集東北兵民進未及畿已承再和之詔繼得樞府檄書又戒生事且方忌器未敢輕舉但分兵近畿為逼逐之計閱日既久刺知賊情不免督免兵前進繼聞元帥領兵戡難感涕交頤即具公文當已至呈達今聞大臣之在賊中者日久分深承其付託而 二聖二后東宮諸王北度大河五內殞裂不如無生便欲身先士卒手刃孽胡身膏草野以救君父而僚屬不容謂祖宗德澤主上仁聖臣民歸戴天意未改故老近臣將帥軍民忠義有素當資衆力共成忠孝本意除已具

公移外伏望鼓作士氣開曉士心奉迎君父永安社稷以成不世之勲某不任痛憤泣血懇切之情所有受賊付託之人義當征誅然聞方二聖之在郊已膺僭偽慮百官之謀或出權宜未當輕動徒使京城重擾軍民被害故欲按甲近城容某移書問故得其情實即時關報施行未晚今日之事非左右戮力造次在念恐不能濟伏幸孚察未瞻會間尚冀厚為宗社所賴倍保台重不宣

○徽猷閣學士京西北路安撫使何志同等築壇同盟勤王中興記曰徽猷閣直學士知陳州趙子崧徽

猷閣直學士發運使翁彥國各領兵勤王彥國駐壽春久之間虜騎退漸進與子崧相遇相與築壇殺三牲歃血同盟彥國欲為盟主子崧以周之宗盟異姓為後二人爭長彥國曰我奉王命入衛公陳守耳推盟主未定會延康殿學士何志同以穎昌府將統兵至曰大元帥康王總兵濟州盍領兵趨麾下聽節制何主盟之爭乎於是志同彥國子崧連銜上書帥府然子崧終行登壇歃血之禮趙子崧家傳曰勤王盟文徽猷閣學士通議大夫京西北路安撫使何志同徽猷閣直學士朝請郎

知淮寧軍府事趙子崧徽猷閣直學士朝奉大夫
充江淮荆浙等路制置發運充經制使翁彥國奉
議郎都水使者榮巖等敢告衆士金戎再犯京闕
侵侮暴虐人神共憤聖天子屈已議和猶未退師
曠日持久包藏禍心宗社危辱王命隔絕天下臣
子咸奮忠勇誓不與賊俱生今諸道之師大集於
近輔凡我同盟毋徇私毋懷異毋觀釁戮力合謀
共安王室以効臣節三軍之師視死如歸千萬人
惟一心進則厚賞榮于家邦退則重刑殺及妻子
有渝此盟明神殛之皇天后土 太祖 太宗實

鑒斯言

○趙子崧戒諭前軍榜文

趙氏德澤浹于人心 主上仁聖民所欣戴逆臣
張邦昌比因奉使鄉導金賊再犯京國屈辱君父
傾危宗社皆其陰謀佯爲遜言實盜神器方自以
能全京師生齒爲功所下僞令皆鼓惑士庶之言
悖逆滔天四海所不敢赦當所義兼臣子職在總
兵尤切痛憤除已遣官詣大元帥康王府告難仍
節制諸道之師一意討逆有死無二應在京士庶
軍民僧道等世受國恩必知逆順困于迫脅諒非

本心如能捕獲逆賊張邦昌自節鉞以上至於封王皆以充賞。大元帥康王布宣國威務從寬恕罪止渠魁其餘黨與必議全貸如堅於從逆敢抗王師必殺無赦戮及家族仰前軍統制分明告諭。大元帥命趙子崧加寶文閣學士充兵馬大元帥府參議官東南道總管。

大元帥聞子崧等同盟勤王故有是命。

○呂好問張所馳蠟書至大元帥府。邦昌僭位以呂好問權門下侍郎金人既退好問及監察御史張所各遣人馳蠟書至帥府又太學

生楊愿等十數輩繼踵而上疏言圍城中士大夫趨向。王悉焚而勿問。愿輩以官

馬御名在河北山寨與金人戰被執。

去歲十一月馬御名奔走至西山和尚洞山寨時兩

河義兵各據寨柵屯聚自保衆請推馬爲首。馬諭衆曰爾山寨鄉兵皆忠義豪傑今欲見推非先正上下之分則不可。上下之分既定然後可以施號令。嚴法律不然淆亂無序安能成事。惟公所命馬即前立率衆具香案南嚮拜曰此遙望闕庭稟君命而立事且假國之威靈以圖克復拜畢馬南面

衆皆拜之曰自此以往一號一令有敢違者正軍法與金人相拒或一日十數戰然新集之衆兵器甲冑非良一日別寨來咨今日與虜人大戰願廉訪往視之馬往觀其陣隊且衆寡不敵知其必敗而其人乘銳直前果爲虜人所却馬私自爲計曰此曹出戰則必敗無所歸咎萬一以我自賊中來爲疑我何以自明莫若親與虜人戰兵刃旣接可以釋其疑矣一日與虜人戰馬單騎橫槊馳入虜陣手殺數人潰圍而還有一虜首馳馬追馬二騎戰于野虜騎重甲馬騎無甲馬被傷腸悉曳地遂

仆馬馬被執送杓哥副統者杓哥副統復送于真定守韓太師韓太師舊識馬遂設席與馬共坐初馬在山寨唱義也河北金人即報幹离不幹离不就京城根刷馬家屬發至軍前幹离不以馬第三子亨祖及文勝送真定府使招馬至是韓太師出亨祖及文勝示馬且曰公母妻家屬盡在二太子軍前非晚到來可往迎之又數日幹离不自京師回軍至真定馬見幹离不曰爾非南朝宰相又非大將何自苦如此我久知爾忠義我家園內除兩府未可做外爾自擇好官職爲之馬曰某

世受國家爵祿今國家患難某寧死不願好官經
數日復來說馬馬曰必不得已願求田數百畝耕
而食之以終老母之壽幹萬不許之於是馬遂得
與家屬團聚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九十

